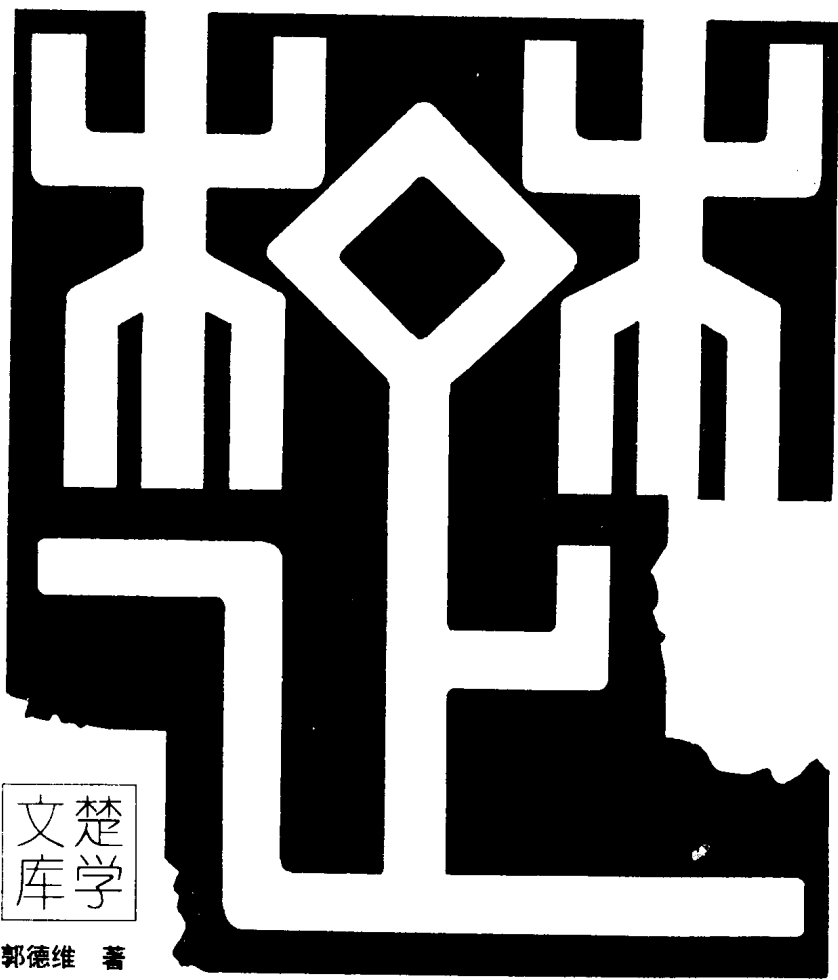


郭德维 著

楚系墓葬研究

楚学文库
湖北教育出版社





楚学
文库

郭德维 著

楚系墓葬研究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系墓葬研究/郭德维著. —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
1995

(楚学文库/张正明主编)

ISBN 7-5351-1292-7

I. 楚…

Ⅱ. 郭…

Ⅲ. 墓葬(考古)-中国-楚国(? ~前 223)-研究

Ⅳ. K878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1877 号

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430022·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 603 厂印刷

(441021·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)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25 印张 5 插页 273 000 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 000

ISBN 7—5351—1292—7/K·36

定 价:25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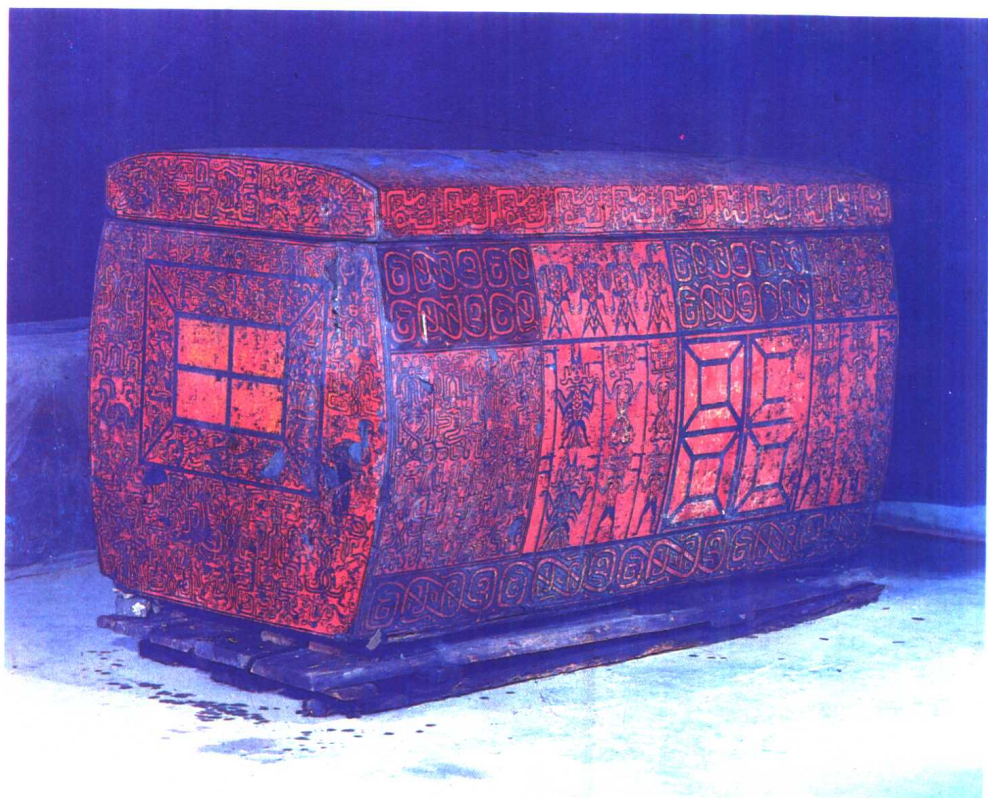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：张正明

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：

陈金安	武修敬	娄齐贵
冯芳华	黄 榕	张家胜
张国平		



一、纪山大薛家洼楚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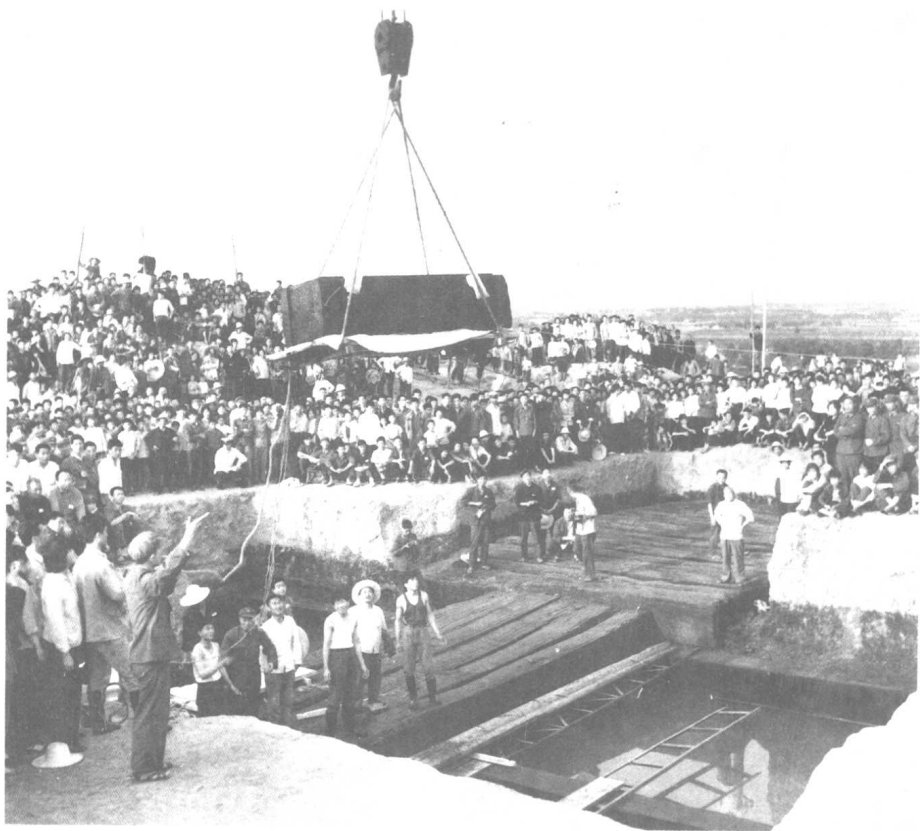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曾侯乙墓墓主内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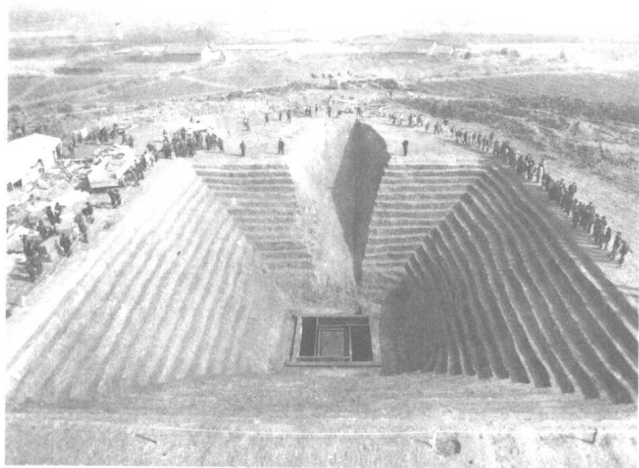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荆门金牛冢



四、纪山尖山楚冢群



五、曾侯乙墓发掘现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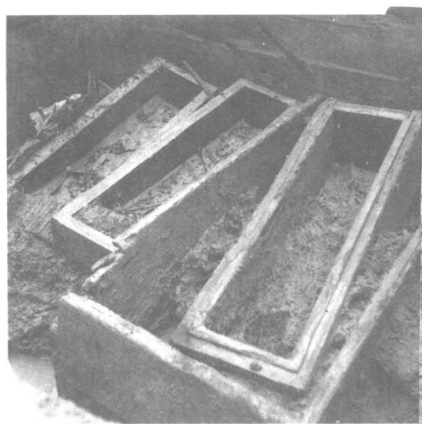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包山 2 号墓墓坑



七、江陵望山 1 号墓发掘现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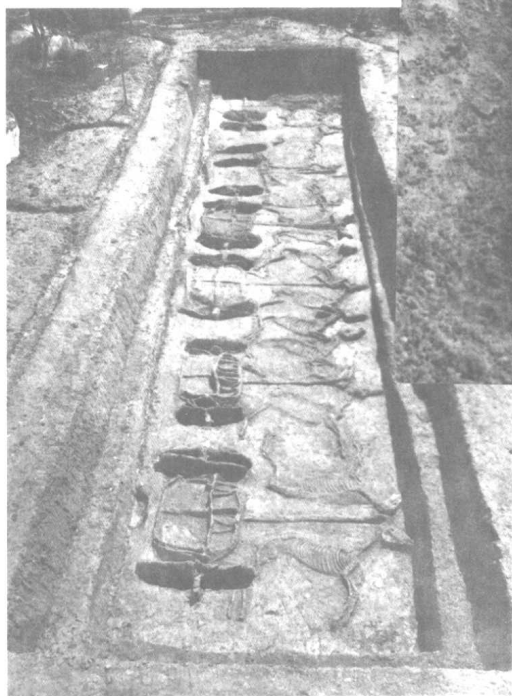
八、江陵天星
观 1 号墓椁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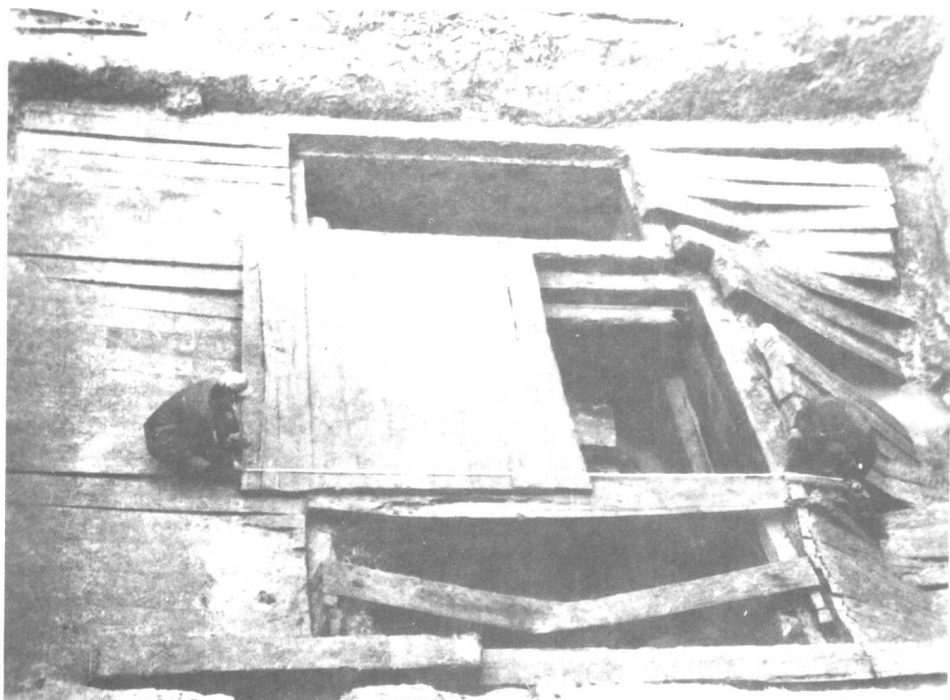
九、当阳曹家岗5号墓陪葬棺



十 擂鼓墩2号墓编钟出土情况



十一、宜城楚墓车马坑



十二、信阳长台关 1 号楚木椁（上）

十三、擂鼓墩 2 号墓青铜器出土情况（下）



十四、曾侯乙墓
编钟出土情况



十五、曾侯乙墓中室南部青铜器（局部）

编者献辞

楚学是一个正在开拓中的学术园地，从初辟草莱到蔚成气象，还不满半个世纪。

楚学的任务是对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多层面的、全方位的研究，需要众多志士仁人为它献出智慧和辛劳。

楚学的对象自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，从神话、传说到信史，从石器时代、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，从天文、历法到地理，从物质形态的、精神形态的到制度和风俗，从民族、语言到文字，到玉帛到干戈，从科学到巫术，从老、庄的“玄览”到屈、宋的“流观”，从事象到模式，等等，凡上古文化涉及的一切，无所不包。只靠一个学科或者几个学科的力量，断难窥其堂奥而得其神髓。

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元复合的，它的主体华夏文化是二元耦合的。所谓二元，就方位来说是北方与南方，就流域来说是黄河与长江，就代表性的始祖来说是黄帝与炎帝，就象征性的灵物来说是龙与凤，就学术的主流来说是儒家与

F066/2

道家,就风格的基调来说是雄浑、谨严与清奇、灵巧。早在先秦,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。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文化,北方以晋(韩、赵、魏)为表率,南方则由楚独领风骚。近数十年来,学术界论及中国古代文化,大抵重北轻南,重河轻江,重黄轻炎,重龙轻凤,重儒轻道,总之,不免失之偏颇。要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,不可不研究楚学。

世界的古代文化更是多元复合的,它的主体即旧大陆的古代文化也是二元耦合的。这个二元,简单地说来,就是西方与东方。从公元前6世纪中到公元前3世纪中,西方的希腊与东方的楚竞辉齐光,宛如太极的两仪。然而,近百余年来,学术界论及世界古代文化,往往重西轻东,也不免有偏颇之失。要全面地认识世界古代文化,也不可研究楚学。

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《楚学文库》,结集了晚近的楚学专著,总计有书18部。出齐之后,则非仅一斑,而足使读者获睹楚国历史文化的全豹。

对于学术问题,见仁见智是正常的现象。我们的编纂宗旨是择善而取,不拘流派,不分门户,不求千口一腔。各部专著分开来看,都自成一家言。整套文库合起来看,则可谓:“纷总总其离合兮,斑陆离其上下。”

《楚学文库》编委会

序

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，是专门探讨楚系墓葬及其反映的若干问题的。

狭义的楚文化是指楚地、楚人(楚民族)所创造的、具有独特风格的物质与精神文化。但就广义而言，凡受楚文化强烈影响，具有楚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的文化都应划入楚文化的范畴。从空间上说，楚周围的小国、小族，他们受着楚的强烈影响(或受楚控制)，其文化因素及其墓葬(如曾侯乙墓)，自然应列入楚文化范畴；从时间上说，公元前 223 年楚灭亡之后，南方一些地区仍保留着浓烈的楚文化因素，一直到西汉前期在一些墓葬中仍有反映，这也应属楚文化范畴。我们把这种广义的楚文化，称之为楚系文化；对其墓葬，则称之为楚系墓葬。

现今发掘的东周时代的墓葬中，楚系墓葬最多，保存也最好。楚系墓中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、品类齐全。它们的形制、纹饰、文字等，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风俗等生活的许多侧面。大量的、精美的楚文物不断涌现，

愈来愈引人注目,深深地吸引了国内外广大爱好者。楚系墓中一些极珍贵的资料如竹简、帛书、帛画等,对解决一些重大学术问题,发挥着愈来愈明显的作用。对楚文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。楚文化的研究,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。这既促进了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,也提出了加快研究步伐的迫切要求。

历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,都以黄河流域或中原文化为核心,现代中国考古学研究,也是从中原地区开始的。直到本世纪30年代以前,提到楚文化,仅知有庄、骚。1933年安徽寿县楚王墓的盗掘,大量精美的楚国铜器出土,轰动了当时社会各界,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40年代,楚国绚丽的漆器在长沙等地因盗墓而面世,又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。当时根据这些盗掘材料所进行的研究,自然不可能很深入。50年代开始,才在长沙等地对楚墓开展了正规的、科学的发掘,能够依靠的只有40年代那种极薄弱的研究基础,显然,这是远远不够的。这样,只有借助于中原地区的墓葬材料来进行对比研究,并往往以中原地区的一些框框来套楚墓。由此,楚系墓的研究受到很大的约束,有很大的局限性。

直到60年代初,号称楚国中心的湖北在楚文化方面还是默默无闻的。为什么没有楚墓与楚文物发现?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疑团,我就是带着这一疑团到江陵去开展考古工作的。楚庄王有句名言:“三年不飞,飞将冲天;三年不鸣,鸣将惊人!”江陵的楚文化考古一旦开展起来,就举世瞩目!一桩桩惊人发现,一件件奇珍出土,令人刮目相看!江陵的楚文化宝库崭露头角,楚文化的真正面目也才初露端倪。

从60年代到70年代,我一直投身于楚系墓的发掘。湖北省发现楚系墓的重点地区,我几乎都去发掘过:如江陵、当阳、宜城、随县(今随州市)等地。非常幸运的是,一些特别主要的墓:如

江陵望山楚墓,天星观1号墓,擂鼓墩1号(曾侯乙)墓、2号墓和凤凰山秦汉墓,我都参加了发掘,许多珍贵的楚文物,由我亲自发掘出土。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我最先观赏了许多楚系墓及文物的气势与风姿,深自庆幸。

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和资料的大量积累,我感到有两个问题,必须认真解决。

第一个问题,如何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科学资料,也就是方法论的问题。讲求发掘方法在50、60年代,还认真提倡过。现在发掘技术好像已“普及”了,似乎用不着再提了。其实不然,我参观过一些发掘工地,看到过一些发掘现场与简报,感到有些问题并非老生常谈。普及技术,探讨发掘方法,提高发掘水平,仍属当务之急。

第二个问题,资料积累多了,如何去认识,也就是认识论问题。本书的甲篇和乙篇中的一些章节,就是集中讨论这些问题的。不过侧重点不一,甲篇以楚墓中一些问题为中心,乙篇以曾侯乙墓为中心。

认识源于实践。接触实践多,发现的问题也就多,有问题就得去寻求解答。我先是拿自己发掘出来的东西,去和别人发掘出来的东西进行对比,希望靠别人的结论来解答我的问题。我们获得的资料愈多,就愈觉得别人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,尤其是中原地区的一些规律,对楚系墓就不一定适用。如有人总结:东周墓陶器出鼎的不出鬲,出鬲的不出鼎,出鬲的墓必定早于出鼎的墓。出鬲的墓最晚到春秋,出鼎的墓最早到战国。正是根据这一点,以前凡出鬲的墓一律定为春秋墓。这一看法从50年代到70年代,从无人提出疑问,几已成了定论,至今仍有同志受其影响。而我通过江陵楚墓的研究,发现用鼎、用鬲,主要是由于墓葬的类别不同,而并不是由于时代的差别。我还发现,陶鬲可以晚到